

Current Politics 时政 · 事件



东方IC供图

数千人死伤，阿萨德依然稳坐钓鱼台

叙利亚： 未来向何处去

叙利亚的冬天会比人们所渲染和想象的要长得多。

特约撰稿人 | 陶短房

10月4日，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表决由法英美葡德五国提出的、针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谴责决议，因俄罗斯与中国行使否决权而未能通过。除俄中两国外，巴西、印度、南非、黎巴嫩均投了弃权票。

投票前后，叙利亚境内继续爆发大规模示威和镇压，据美联社援引叙利亚反对派的消息

称，在叙利亚中部、东部继续发生流血冲突，反对派集中的区域和土耳其边境等地成为冲突最激烈的地区。据路透社援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·皮兰（Navi Pillay）的统计，自3月15日示威爆发至今，7个月时间里共有2900名示威者被阿萨德政权在镇压中打死。

如今叙利亚的局势究竟如何？阿萨德政权能否维持下去？

“顽强”的阿萨德

自今年6月起，身在国外的叙利亚反对派人士就在土耳其安塔西亚开会，讨论“后阿萨德时代”问题。8月23日，“叙利亚全国委员会”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成立，委员会发言人亚希尔·塔巴拉称，该委员会“代表叙利亚全体

人民的意志和要求”，包括115~120名“来自全国所有反对派团体的代表”。10月2日，该委员会经过三天“闭门磋商”后在伊斯坦布尔宣布：原则同意成立一个7人的执行委员会，致力于和平方式实现叙利亚政权更迭。

尽管欧美国家纷纷对该委员会的成立表示“欢迎”，但并未如利比亚“全国过渡委员会”成立时那样纷纷予以承认。迄今唯一承认该委员会的，就是尚未完全结束内战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当局。10月10日，欧盟外长会议发表声明，用“最强烈口吻”谴责阿萨德政府镇压平民的暴行，要求巴沙尔·阿萨德“必须下台”，同时决定扩大对叙利亚当局的制裁范围，包括冻结叙

10月2日，叙利亚反对派在土耳其发布“闭门磋商”的决议，有异见人士在大会上大打出手。

利亚商业银行海外资产、禁止欧盟企业与该银行的商业往来等。

对此，阿萨德当局也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。10月9日，叙利亚召集多个拉美国家外长在大马士革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。在会上，叙利亚外长瓦利德·穆阿利姆表示将“坚决报复”任何敢于承认“叙利亚全国委员会”的国家，同时重申对“有境外支持的国内恐怖主义分子”的指责，并称欧美的经济制裁“让叙利亚人民忍饥挨饿”。

与此同时，叙利亚国内局势继续紧张。

10月初，叙利亚库尔德人领袖马沙尔·塔莫遇害，反对派指责政府是凶手，而政府则归咎于“境外恐怖势力”。8日，在塔莫葬礼上发生冲突，据称军警向人群开枪造成5人死亡，示威者推翻了老阿萨德的雕像，这还是“叙利亚革命”开始以来的第一次。

来自国际社会的外部压力也逐渐增强。由美国、欧盟和土耳其等国倡导的禁运和制裁，尤其是石油禁运，的确给阿萨德政权造成巨大压力。美联社报道，制裁和禁运开始至今，首都大马士革物价涨了40%，政府采取了几乎禁止一切外国产品进口的非常措施。

但不少分析家也指出，制裁的杀伤力会被阿萨德政权转嫁给平民百姓，反倒增强其政权的“挨饿能力”。不仅如此，叙利亚经济结构较为多元化，抗制裁能力较强。如果外力不强行介入，制裁能将巴沙尔政府“从肥饿瘦”，却更会

此次中国的否决票是在俄罗斯态度明朗的情况下作出的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态度宣示。此前一天美国参议院通过“汇率操纵法案”，二者间的“前后脚”恐非偶然。



巴沙尔·阿萨德，已故总统哈菲兹·阿萨德的次子。曾经是一名眼科医生。在父亲原来培养的接班人、自己的兄长因车祸去世后，弃医从政。2000年当选为总统。

把叙利亚国内反对派“从瘦饿死”，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叙国内态势。

暧昧的国际社会

正如日内瓦研究所国际法教授安德烈·比安奇所言，为确保制裁决议在安理会通过，提案的欧美各国做了5次修改，草案中并无立即制裁叙利亚的内容，只是对叙利亚政府“严重和系统侵犯人权的暴行”提出“强烈谴责”，并提出安理会据此有权对叙利亚采取“有针对性的措施”，包括进一步外交和经济制裁以及军事禁运等。但即便如此，也仍然遭到两个常任理事国否决。

弃权的4票中，黎巴嫩和叙利亚关系特殊，剩下3票来自“金砖三国”，而否决的两票则来自另两块“金砖”。正如法国《外交事务》杂志所分析的，之所以如此，是由于北约国家在安理会1973号决议授权“保护利比亚平民”、“设立禁飞区”后借题发挥，最终帮助班加西实现改朝换代，这让金砖国家产生不信任感：宁可顶住压力，也不愿让欧美故伎重施，再钻一次空子。

同利比亚与俄罗斯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同，俄罗斯在叙利亚有重大战略利益。叙利亚港口塔尔图斯曾是前苏联在地中海最早的军事基地，也是如今俄罗斯唯一的海外军事基地，是俄罗斯黑海舰队在地中海乃至印度洋活动的唯一支撑点。

尽管安理会表决后，梅德韦杰夫在7日作出“如果不能实施必要改革，叙利亚领导人将不得不下台”的声明，令一些评论家产生遐想，但声明的全文却是另一个含义：在同一份声明中，梅德韦杰夫强调，俄罗斯不允许联合国和安理会成为“对主权国家进行封锁制裁、以达到颠覆目的的工具”，并强调“俄罗斯不能容忍利比亚的一幕在安理会重演”。俄罗斯的信息十分明确，即武力干预是俄所绝不能容忍和接受的。

至于批评的言论，一来表明俄对阿萨德的做法的确有许多不满，二来也是为了缓和欧美国家的观感，不会改变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。

至于中国，和叙利亚本无特别关系。此次中国的否决票，是历史上第7次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6次否决，且是在俄罗斯态度明朗的情况下作出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态度宣示。（此前一天美国参议院通过“汇率操纵法案”，二者间的“前后脚”恐非偶然。）

和卡扎菲众叛亲离不同，阿萨德不仅有伊朗这样的近邻盟友和黎巴嫩这样的卫星国，在阿拉伯世界也因“前线国家”的敏感性而找不到公开的坚决反对者。尽管海合会六国对阿萨德并

Current Politics 时政 · 事件

不感冒，但在巴以关系高度敏感之际，它们也不便充当讨伐的先锋。土耳其虽是伊斯兰国家和地区性大国，却不是阿拉伯人，他们表现得越坚决、强硬，阿拉伯世界各国（当然以色列更如此）抨击阿萨德的声音反倒会越低。

示威爆发之初，海合会各国对阿萨德的批评不绝于耳，近来却趋于沉寂，并非没有原因。

叙利亚的冬天有多长？

国际形势如此，国内呢？

按照反对派的说法，阿萨德政权业已众叛亲离：军队哗变、士兵叛逃、民众倒戈，已经丧失了执政基础和控制政权的能力。

自3月以来，叙利亚军警死亡人数已达1100人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，叙利亚境内的反抗力量确有相当实力。

不仅如此，塔莫的死和库尔德地区形势的恶化，也令阿萨德政权雪上加霜。库尔德人号称“世界最大的无祖国民族”、“小亚细亚难民”，是叙利亚、伊朗、土耳其、伊拉克等周边各国都头疼不已的问题，各国往往采取打压本国库尔德人、扶持邻国库尔德人的办法进行政治平衡，如今叙利亚库尔德人跃跃欲试，对大马士革而言非同小可。

然而不少中东问题专家也指出，不应过度夸大反对派的力量和阿萨德政权所面临的困境。

一些媒体指出，反对派出于号召、宣传和争取国外支持等目的，常常夸大自己的力量和支持率。某些反对派网站

叙利亚

叙利亚面积18.5万平方公里，人口2370万，与巴勒斯坦为邻。叙利亚军队是20世纪参与战争次数最多的军队之一。

在需要渲染巴沙尔残暴、叵测时，就说他能煽动贫民在戈兰高地越境挑衅，能指使军队大肆屠杀；而在需要渲染其政权摇摇欲坠时，就说他众叛亲离军警哗变。由于叙利亚官方严格控制舆论，而反对派网站又出于“斗争需要”经常信口开河，缺乏独立信息来源的外界只能凭空臆测，难以确切判断叙利亚的形势。

从军事形势看，叙利亚政府军在面对反对派集中挑战时，仍能令行禁止、迅速达到“灭火”目的。拥有40万大军、经过四次中东战争和海湾战争考验的叙利亚军队主体，仍被阿萨德兄弟较牢靠地控制。

和利比亚一样，叙利亚的反抗者同样派系纷纭，大体上分为国内派和国外派。前者既有主张与政府对话的“体制内革新派”，也有主张暴力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武装暴动派；既有温和的世俗反对派，也有以“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”为背景、主张原教旨主义的宗教保守派。国外派主要集中在土耳其，其中既有流亡海外多年的老牌反对派，也有3月15日示威爆发后逃出境外的新流亡者。

事实上，“叙利亚全国委员会”早在2005年就成立过，只是因无所作为而长期不被重视。今年再次走上前台后，它的代表性很快遭到许多国内派人士、甚至一部分有影响的海外反对派人士的质疑。他们指出，这些所谓“代表”几乎都没真正参加过国内的示威和对抗，没有资格代表“全体叙利亚人的意志”。

一些叙利亚人尽管反感阿萨德政权，但对反对派也敬而远之。阿萨德父子尽管实行高压统治，但因自身属于少数部族、教派，对各宗教的多元化尚能维持，一旦反对派中主张原教旨的派别坐大，处于少数地位的什叶派、德鲁兹派穆斯林以及其他宗教信徒不免自危。

叙利亚反对派最大的硬伤是没有一个“班加西”这样的境内落脚点。欧美国家在安理会决议草案流产迟迟不愿正式承认该委员会，和该委员会的“无根状态”有相当关系。

综上所述，尽管叙利亚国内反对派不屈不挠，但阿萨德政权的核心团队依然保持大体稳定，也尚具备相当的统治、镇压能力，武力夺权难度不小；尽管安理会表决后，曾有政治流言称“北约将绕过安理会单独武力干涉”，但在阿拉伯邻国态度暧昧、巴以局势趋于微妙、利比亚残局尚未收拾以及埃及局势再趋恶化的背景下，欧美暂时恐仍将以外交、政治压力为主。

阿萨德政权虽屡屡作出“改革”姿态，俄罗斯方面在安理会表决后也摆出“叙利亚双方或将在莫斯科举行对话”的姿态，但3月以来的形势发展证明，不论“开放多党制”还是“举行大选”都只不过是巴沙尔的政治姿态，其力图维持“阿萨德王朝”的统治决心不会动摇。

当前形势正如法国《新观察家报》所言，“尽管阿萨德政权不可能永远统治下去，但叙利亚的冬天会比人们所渲染和想象的要长得多。” ■